

F 凡人一叶  
anrenyiye

## 积攒温暖

□梧桐听雨

单位组织了一次献爱心活动,买了一部分童衣加上同事们捐的旧衣物,委派我和另一名同事送到儿童福利院。

从院子里经过的时候,一个年轻女孩看到我们扛着大包小包,连忙跑过来帮忙。女孩长相很普通,却笑得很灿烂,银铃般的笑声极为感染人。

几天后,我在公园里又遇到了带着几个孩子玩的女孩。女孩和孩子们的对话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孩子们似乎在向她报告什么,这个说昨天阿姨亲他了,那个说收到了一位小朋友送她的画。

我问她:“你们在玩什么?”

她微笑着说:“我在教孩子们积攒温暖。”

“积攒温暖?”我很奇怪。女孩的目光温柔地看着孩子们,她说:“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,得到的温暖太少了,所以我想教会他们积攒温暖。”

女孩的话让我感动,慢慢地,我知道了女孩的故事。

她是个私生女,没有人知道她的父亲是谁,母亲在生下她后把她丢给外公外婆远嫁他乡。她在唾弃和白眼中慢慢地长大,然后上学,回家的路上总有认识和不认识的男孩冲她扔石头。没有女孩跟她玩,她常常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操场的

角落,无比羡慕地看着别人欢笑玩耍。

女孩淡淡地叙述着,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。她的淡然,表明她已经从曾经的不堪里走了出来。她说得更多的是那些曾经温暖了她的人和事。

她说,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,几个调皮的男孩追着她喊“野种”,她无助地哭着,然后一个陌生的中年女子厉声呵斥走了那几个男孩,那位中年女子的目光非常温柔,和她想象中妈妈的目光一模一样;同桌——那个老是揪着她辫子的男孩,有一次竟然在她的衣兜里放了两颗大白兔奶糖,那是

她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糖;她的外公,一看到她就会黑下脸来,临终的时候殷殷嘱托家人的却是,一定要供她念大学。

说到动情处,她哽咽了。她说她真的很感激生命里的这些温暖,让她慢慢地感到了生活的好美。

我沉默了。其实,在她成长的过程中,遭受到的唾弃和冷漠远远大过感受到的温暖。而她,却成长为一个充满爱心,懂得感恩的阳光女孩,只是因为她学会了过滤伤害,积攒温暖。而这些细小的温暖在她的心里积攒成了一轮太阳,不仅温暖了她自己,还温暖了别人。

## 又到茄子花开

□王益华

天渐渐热起来了,大田的茄子陆续上市。尽管餐桌上蔬菜的种类越来越多,但我对茄子却情有独钟,有种特殊的情感萦绕在内心深处。

看着一个个全身紫色的茄子,油亮油亮的,像穿了一件件漂亮的紫裙子,头上还带着一顶顶花边黑帽,可爱

极了。此时此刻,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家乡,仿佛又闻到了淡淡的茄子花香。那里有我朴实善良的大娘、婶子,有我辛勤劳作的父老乡亲。50年前,在茄子花开的季节,我的一次突发奇想再次浮现在脑海,令我充满抱歉,充满内疚,更是充满了甜蜜的回忆……

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,知了有气无力地叫着,不到5岁的我,正是顽皮好动的年龄,突发奇想来到家后的菜地。这是各家各户的自留地,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。那时,茄子花开正浓,淡淡紫色的小花散发着淡淡的花香,对着我

微笑着,漂亮极了。密密麻麻的叶子中间,藏着一个个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茄子。不懂事的我,不管是不是我家的,将成熟的、不成熟的、大的、小的茄子摘下来,放到地头。此时的我,忘记了疲劳,忘记了炎热,忘记了自我,只顾自娱自乐,在我自己的世界里玩耍。

地头堆放的茄子越来越多,这时,娘突然来了,我对娘炫耀着我的胜利成果,那一堆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茄子。娘沉下脸,严肃地说,你怎么把大娘、婶子家的茄子都摘了?娘将茄子放进篮子里,牵着我的手领着我,我不情愿地跟着娘,耷拉着头,走进一个个大娘、婶子家。娘述说着同样的故事,让我给大娘、婶子道歉。娘一边赔着不是,赔着笑脸,一边试图拿出茄子给她们作为补偿。但结果是完全一致的,大娘、婶子没有责备,没有指责,没有抱怨。她们微笑着,更多的是夸奖,更多的是安慰,更多的是鼓励……茄子更是没有一家收的。无奈,娘只有把半篮子茄子拿回了家。娘说,孩子,你错了,你要勇于面对错误,要改正错误,大娘、婶子宽宏大量,不和你计较,等你长大后,要好好学习,要学会感恩,学会帮助别人,不要忘了大娘、婶子,父老乡亲,这是你的老家,你的根……

光阴荏苒,时光匆匆,我从一个懵懂少年,成了年过半百,两鬓斑白的专家学者。时

常有父老乡亲来找我看病,看着他们那慈祥的脸庞,我的思绪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、魂牵梦绕的故乡。做为医生的我,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解释,沟通,为他们解除病痛的折磨。我深深知道,我在用这种方式,向家乡致敬,对他们感恩……

多少次梦回故乡,再去看看家后各家各户的菜地,再去看看朴实善良的大娘、婶子、邻居二哥、儿时玩伴。时过境迁,许多记忆已成过眼云烟。故乡已旧貌变新颜,今非昔比。但50年前,娘领着我,挨家挨户,向大娘、婶子道歉的情景,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,随着时间的流逝,这种场景越来越清晰,越来越温馨……这种情感,挥之不去,永远刻在那灵魂记忆的深处……

又到了茄子花开的季节,我好像又闻到了那诱人的淡淡花香。该回老家看看了,在农家小院,田间地头,菜地旁,和大娘、婶子拉拉家长里短、新闻趣事,再聊聊我小时候摘茄子的故事……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## 火药匠:一片沙碱多是硝 几经熬制成火药

火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。明代宋应星所著《天工开物》对火药的制造有详细介绍:“凡火药以硝石、硫磺为主,草木灰为辅。硝性至阴,硫性至阳,阴阳两种物相遇于无隙可容之中。”硝与硫按九比一配方制出的火药称为“顺药”,用于枪炮、火铳,燃爆时不会炸膛;硝与硫按七比三配方制出的火药称为“横药”,主要用于爆破。几千年来,民间制造黑火药一直依着这一古法,基本没多大改进。如有人要买枪药,火药匠就按“顺药”配方加工;有人要开山取石,火药匠就按“横药”配方制造。匠人加工的火药多为“横药”,“顺药”只占十分之一。

火药匠一般就地取材熬制硝。匠人将村道旁、河沿边潮起的含硝土收集起来,装入淋池,淋为硝水,再盛入铁锅内猛火熬煮,待水分蒸发尽净后,就会留下一层白色的结晶体,这

结晶体便是硝。至于木炭,也是就地取材,多用木头、葵花秆烧成。只有硫磺得花钱到供销社购买。乡里人称加工火药为“滚火药”,即将硫、硝、木炭混在一起,摊在碾盘上用石碾反复滚压,为防止硫、硝在碾压时磨擦引燃,需加适量水,以保药材湿润,什么时候药材成细粉末或片状物了,这火药就算制造成功了。加工好的火药晾晒干燥后,就可使用了。

火药匠加工火药时远避火源,火药怕火,多数火药匠不抽烟,也忌来者抽烟。不仅忌带火柴、打火机,就连带火的话语也讳莫如深。

火药祖师爷——祝融,是传说中的古代帝王,以火施化,号赤帝,后人尊为火神。有人说祝融是古时“三皇五帝”的“三皇”之一,住在昆仑山的光明宫,是他传下火种,教人类使用火的方法。也有人说祝融叫重黎,在担



任火正官时,黄帝赐他姓“祝融氏”。

火药为易燃易爆物,为安全计,国家严禁个人擅自制造。如有人偷偷制造、出售,还得被治罪判刑,受牢狱之苦。火药匠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失。

